

新世界  
生活译丛

- 荣获英国书卷奖(British Book Awards)“年度最佳旅游书”奖
- 荣登《出版者周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
- 英国《好书指南》杂志强力推荐

# 山居岁月

## 普罗旺斯的一年

Peter Mayle ● 彼得·梅尔 / 著 ● 尹萍 / 译



5  
A YEAR IN PROVENCE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 普罗旺斯的一年

Peter Mayle

彼得·梅尔 著

尹 娜 译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京权(图字)01-98-155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居岁月:普罗旺斯的一年/(英)梅尔(Mayle, P.)著;尹萍译.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98.9

(新世界生活译丛)

书名原文:A Year in Provence

ISBN 7-80005-439-X

I. 山… II. ①梅… ②尹…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8)第23795号

文字版权©1989英国蜗牛出版有限公司

Text copyright © 1989 Escargot Production Ltd

本书中文译本由台湾季节风出版社提供

## 山居岁月

---

作者/彼得·梅尔

责任编辑/邵东

封面设计/康笑宇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百万庄路24号 邮政编码/100037

电话/(010) 68327577 (总编室)

(010) 68994118 (中文图书部)

电子邮件/nwpen@public.bta.net.cn

印刷/北京龙华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大32

字数/140千字

印张/9

印数/00001—20000册

版次/1998年9月第1版 1998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7-80005-439-X/G·139

定价/16.00元

---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一 月

## 圣诞前夜的佳肴大餐

这一年，是从一顿午餐开始的。

每年圣诞前夜，那样的暴饮暴食、狂欢作乐，常让人觉得末日将临。午夜一到，大家举杯祝福，吻颊拥抱，让人不期然生出太多时光不再来之感慨。听说几公里外的来柯村（Lacoste）有一家喜满餐厅，特制六道大菜的除夕午餐，还供应粉红色香槟酒，我们便觉得以这样的一顿丰盛的午餐来揭开未来十二个月的序幕，是要可喜多了。

刚刚十二点半，用石块砌成的小餐馆已经客满。有些顾客简直全家出动，看起来非常饥饿。从他们丰满的体态判断，每天恐怕要花两三个小时在餐桌上，目不转睛、心无旁骛地努力进食。

餐馆老板体型庞大，却练就了一身绝技，能够在桌与桌间穿梭往来。今天是特别日子，他身穿橄榄天鹅绒上装，打着蝴蝶结，山羊胡子用发蜡梳理得油光可鉴，宣读菜单时胡尖抖动不已：肥鹅肝，奶油龙虾，脆饼牛肉，橄榄油沙拉，精选乳酪，还有各式各样的入口即化、美不胜收的甜点。他像是在每张餐桌前表演美食咏叹调，不时亲吻自己的指尖，我想，他的嘴唇怕都要磨出泡来了。

饭前开胃酒在相互祝福声中一饮而尽，餐桌上一片祥和、宁静，大家全神贯注地瞅着新端上来的美味。



我和妻边吃边想，前些年的新春，我们都是怎么过的：通常是在英国，密云压顶、阴霾竟日。哪能想象同一时季的这里，却是阳光普照、天色蔚蓝？而据本地人说，一月的天气经常如此。毕竟，这儿是毕加索画笔下的普罗旺斯。

过去，我们也经常以观光客的身分，来这里享受两三周温馨明朗的阳光。可惜一年才一次假期呀。假期结束，就得回去，我们总是极不甘愿，顶着晒脱了皮的鼻头向自己发誓：总有一天，要定居于这里。在英国漫长灰暗的冬日、雾气迷濛的夏季，我们不时谈论，怀着无限向往，瞧着乡下农场和葡萄园的图片，梦想早晨在斜身入窗的阳光中醒来。

现在，连自己也不敢相信，梦已成真。我们在普罗旺斯买了一座房子，勤学法文，向过去的一切说再见，把两条狗运来，在这里侨居，做起外国人来了。

## 阳光下的石屋

事情发生得很快——可说是一时冲动——原因是那座房子。我们在下午的斜阳下看见它，当天晚餐时分，我们的心灵已经提前入住了。

石头房子位于乡村道路的上方，介于两座中世纪山村之间。门前一条土径穿越樱桃树林与葡萄园。这是一



间农舍，用本地所产的石头材料建造，两百年的沧桑风雨，日晒寒潮把它染成似灰似黄的颜色。18世纪初建时，只有一间卧房；随着人畜的增加，向四面扩建，蔓延开来，终于变成三层楼高的不规则形状。然而每一部分都十分结实，连从酒窖盘旋而上顶楼的阶梯都是整片整片的石板铺成。墙壁大约有一公尺厚，据说是为了防风——此地的西北季风。他们说，这风能吹掉猴子的耳朵。屋后是有围篱的小小院落，院落的尽头是一座白石砌成的游泳池。屋前屋后总共有三口井、几棵树荫庇地的大树、一丛一丛的迷迭香，还有一棵巨大的老杏树。

在午后阳光的掩映下，半开半闭的木制百叶窗像是昏昏欲睡的眼睑，这房子有不可抗拒的魅力。

石屋暂时还没有受到改建热潮的骚扰。法国人有一个弱点：只要建筑法规许可，他们就四处盖别墅，尤其是在风景优美未经文明污染的乡间；有时法规不允许他们也照盖不误。

老市集艾普（Apt）附近就有这种急就章式的水泥盒子，水泥的颜色是奇特的铅粉色，不管季节怎么变换它都是铅粉色的。法国乡间未经政府特别保护的地区，很少不遭此劫。我们这座房子正有妙不可言之处；它在国家公园区内，而国家公园是法国人的圣地，严禁乱建。

紧邻屋后，卢贝隆山拔地而起，最高处 1000 公尺有余，由西至东蜿蜒 64 公里。杉、松、橡树密覆其上，四季常绿。浓荫之下，岩石之间，野花、麝香草、叫不上名称的草类遍地葱葱茏茏。天清气朗之时，从山顶眺望，北边是下阿尔卑斯山（Basses - Alps），南面是地中海。一年里一大半的时间，在山区散步不达八九个小时，可能都见不到一辆车甚至一个人。这等于后院扩充了 98, 800 公顷自然公园，谁能说这里不是狗儿的天堂，隐居者的天然屏障。



## 左邻右舍

我们发现，在乡间，邻居的意义远非城市。住在伦敦或纽约的公寓里，你可能经年不与相隔不过 15 公分，生活在墙壁另一边的人搭讪。可是在乡下，最近的邻居也许离你几百公尺，却是你生活的一部分；而你，也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如果你刚好是外国人，在当地人眼中有点儿怪异，他们对你的兴趣就更高了。如果你家的近邻若又是一块与邻人唇齿相依的农地，你很快便会明白，你的一切态度和决定，都直接影响另一个家庭的生计。

卖房子给我们的那对夫妻，介绍我们认识新邻居，共进一顿长达五个小时的晚餐。大家都充满善意，只可惜他们说的话我们一点也听不懂。当然，说的是法文，但不是我们在课本上学、跟着录音带念的法文。是一种含混、高亢的乡音，从喉咙深处发出，通过鼻腔时升高，加上浓重的卷舌音，把音节都粘在一起了。本来用正常的说话速度，并且不外加装饰音的话，倒也不成问题，偏偏他们像机关枪发射子弹一般，还要在句尾多添一个母音，以至于“要不要再来一点儿面包”这样一个初级法文第一课就教的句子，我们竟然听得一头雾水。

幸好，邻居们究竟说了些什么虽然是一团谜，他们

的乐天和善良却显而易见。像安莉这位皮肤黝黑的漂亮女子，脸上总挂着笑容，说话如短跑选手，以最快的速度奔赴句尾。她的丈夫福斯坦个头很大，人却温和，举止从容，言语略略舒缓。他在此山谷生长、生活，也准备终老于此。他的父亲安德烈老爹住在他隔壁，80岁那年还猎得一头野猪，现在则已经告老封刀，只骑着脚踏车在山里转转。每周两次，安德烈老爹会踩着自行车到村里采办点杂货，顺便交换交换情报。

这家人似乎很奋发向上。

他们对我们特别关注，不只因为是邻居，还因为也许可以合伙。这一点，我们透过浓浓的烟草味和更浓的乡音，总算弄明白了。

原来我们连房子一起买下的六亩地，种满了葡萄。以前，都是依照传统的租佃法，地主出资金买新品种葡萄藤和肥料，佃农负责耕作。采收之后，佃农拿利润的2/3，地主得1/3。如今土地转手，契约要重订，福斯坦所说的就是这个。大家都知道，很多人在卢贝隆山区买房地产，是当作别墅，度假或招待朋友；本来很好的农地，便成了精巧的花园，甚至有人挖掉葡萄藤，改建网球场——这在当地农民看来简直是亵渎神明的事。

网球场！福斯坦不敢置信地耸耸肩膀，眉毛也以一致的角度挑高，思索着以珍贵的串串葡萄换取在炎阳下追逐一粒皮球的乐趣这种奇怪的想法。

他不用担心。我们爱葡萄藤，爱看它们以规律的姿

态随山壁伸展，爱看它们由春天的鲜绿变成夏天的深绿再变成秋天的黄与红，爱在剪枝的季节看燃烧枯枝的蓝烟，爱在冬天看剪后的藤干兀立在空旷的土地上——它们本就该在那儿，网球场和景观花园本不该有（就这点而言，我们的游泳池也不该有，可是至少它没有夺取葡萄藤的空间）。

再说，葡萄可以酿酒。我们出租土地，可以收取现金，也可以换算成酒。不好不坏的年份，我们可以分到将近 1000 公升好滋味的红葡萄酒和香槟。因此我们用那不怎么灵光的法语坚定地告诉福斯坦，我们很愿意续约。

微笑在他脸上荡漾开来，知道彼此会处得非常好。说不定有一天，我们真的能听得懂对方的话呢。

## 普罗旺斯的季风岁月

喜满餐厅的老板送我们出来，站在店门口对我们道新年好。我们站在狭窄的街道上，全身闪耀着阳光。

“不坏吧，啊！”他穿着一件本村自制的天鹅绒衣服，萨德侯爵（Marquisde Sade）城堡的废墟从他身后的山上俯视着他，更高处是湛蓝湛蓝的天空。他把手那么随便一挥，像在介绍自家庭院的一角：“能住在普罗旺斯真是福气。”

确实，我们想，一点没错。如果冬天就是这样，我们从英国带来的那些严冬行李，那些靴子、大衣和厚毛衣，都不需要了。我们开车回家，暖和和的，肚子里装满了刚吃下去的美味，盘算着什么时候可以下水游今年第一次泳。想到那些可怜的英国家伙正忍受寒冬的煎熬，不禁窃窃自喜起来。

其时，在千里之外的北方，西伯利亚来的寒风正加速进行最后一段旅程。我们听说过西北风劈开电线杆，甚至把老太太吹到水沟里去的事。当它犹如厉鬼一般挟呼啸之声穿门过户，人畜皆为之惊恐时，能导致家庭失和、工作无心、牙疼头痛——总之凡是不能怪罪政府的问题，普罗旺斯人都以一种被虐待狂似的语气，骄傲地说是冬季狂风造成的。

高卢人（法国）爱说笑。我们暗想，他们若领教过英伦海峡那头的强风和几乎像鞭子打在脸上的雨，就不会这么自夸自擂了。他们描述季风的可怕时，我们假装害怕，其实心里偷笑。

当这年第一场季风咆哮直下隆河河谷时，我们全无准备。风灌入我们新宅的西翼，掀起屋瓦，抛进游泳池。一扇没锁好的窗子也被吹掉。气温在24小时内骤降20℃；先降到零度，然后零下6℃。马赛气象局测到风速达每小时180公里。老婆大人不得不穿着大衣做饭，我则戴着手套打字。我们不再谈游泳的事，倒开始考虑要不要装中央系统暖气。一天早晨，传来像是树枝

折断的噼啪声。水管受不了水冻结为冰而带来的压力，一根接一根地爆裂了。爆裂的水管塞满冰块，膨胀地悬在墙上，曼尼古西先生用他水电工的专业眼光，仔细研究。

“啊呀呀，”他说：“啊呀呀。”他转向小学徒：“你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孩子。管没包隔温材料。这种管子，在坎城、在尼斯，都还可以，可是这儿……”

他的舌头弹出不赞同的一响，一根手指在学徒的鼻子前左右摇晃了一下，强调地中海的暖冬和此地的严寒可不一样，还把头上戴的羊毛软帽拉下来盖住耳朵。这人短小结实，照他自己说的，天生是做水电工的料，因为他可以挤进很小的空间。在等候学徒准备乙炔焊枪之时，曼尼古西先生对我们发表了第一场演讲。以后这一年里，他又陆续发表多场，而我听讲的兴趣也愈来愈大。今天他讲的主题是：从地球物理学分析普罗旺斯的冬天为什么一年比一年冷。

连续三年的冬天，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寒冷，颇有年轮的橄榄树都冻死了。普罗旺斯流传一句话，说只要太阳一不露脸，不幸就要降临。这是为什么？曼尼古西先生给我两秒钟思考这个问题。接着演讲正式开始。他时不时用手指在我面前摇晃，确定我专注聆听。

他说，西伯利亚刮来的风，速度显然加快了，抵达普罗旺斯所需的时间也就比以前短，中间来不及变暖。至于风速加快的原因？他颇具戏剧效果地停顿了一下

说：是地壳的结构改变了，就这么回事。从西伯利亚到本村之间，有些地方变得平坦了，风直往南吹。这话可是有根有据的。可惜第二讲（有关地壳何故变平坦部分）被又一声水管爆裂声打断，课程暂停，先进行吹氧焊接艺术工作。

## 沉睡的山谷

天气对普罗旺斯居民有明显而迅速的影响。他们期望每天都是晴天。否则，便怏怏不乐。雨对他们简直是一种冒犯。下雨天他们在咖啡馆里摇头叹气，忧虑不安地仰望蓝天，仿佛蝗虫将随雨落下填满人行道上的泥坑似的。如果除了下雨之外，还要糟糕地降到冰点以下，效果就更惊人，几乎所有的人都足不出户。

寒意徐徐挺进一月，镇上和村里逐渐寂静无声。原本一贯拥挤嘈杂的每周集市，只剩下少数勇敢的摊主守着，为了生活甘冒冻伤之险，在寒风里跺着脚，不时啜一口酒。顾客则来去匆匆，买了就跑，连找回的零钱也顾不得数。酒吧门窗紧闭，在闷死人的房间里做生意。马路上游手好闲的人一个也没有。

山谷冬眠了。我想念每天像时钟般传来的声音；清晨，福斯坦家的公鸡报晓；中午，农夫驾着雪铁龙小货车回家吃午饭，车子疯狂叫嚣，仿佛车上每一颗螺丝

钉、每一个零件都想要脱离铁皮逃去似的；午后，猎人巡狩对面山坡，忽见猎物，乱弹齐发；还有远处树林里电锯发出的悲吟，以及农场内群狗每逢黄昏和黎明唱出的情歌。

现在只有沉默。山谷里好多个小时万籁俱寂，我们不禁好奇起来；大家都在做些什么呀？

福斯坦，我们知道，像个杀手般在巡弋邻近农场，遇见野兔、野鸭、野猪、野鹅什么的，就一刀割断它们的喉咙，好做成腌肉之类的。对于这位心地慈悲，把狗都宠坏了的人来说，这副业似乎不合本性。但他显然技术高超、动作敏捷、而且像每一个道地的乡下人一样，绝不手软心慈。我们也许会把兔子当成宠物，或对一只鹅产生感情，因为我们来自都市，在超级市场买东西，肉类都是在很远的屠宰场处理好了的。包装好的猪肉块看起来干净又抽象，与温热肮脏的活猪毫不相关。可是在乡下，死亡与晚餐之间的关连那样直接冷酷。以后有很多次，我们不得不感谢福斯坦在冬季兼营的这项副业。

其他人又在做什么呢？大地冻结，剪过枝的葡萄藤进入休眠，打猎也嫌太冷。他们都去别处度假了吗？不，绝对不会。他们可不是冬天去滑雪或驾船出地中海的那种乡绅。以前我们一月间来，看到他们假日就是待在家里，吃很多好东西，再好好睡个午觉，等待漫漫冬日过去。以前我们一直不懂，为什么这里那么多人生日

是在九月或十月，忽然一个无可辩驳的答案闪现脑海：他们都忙着在家里制造孩子呢。普罗旺斯人做什么都依节令，每年的头两个月想必是的吧。我们从不问。

寒冷的一天别具情趣。地面空旷宁静，空气清爽干燥，有一种普罗旺斯冬天特有的气息，随风忽隐忽显。在山间散步，我常能在看见一座屋舍之前，先嗅到它的气味——是烟囱飘出的柴火味，一种生活中最原始、最朴素的气味，却是城市人久违了的。受限于消防法规和室内设计师的安排，都市里的壁炉不是被堵死就是变成特意留下的建筑景观。普罗旺斯人用壁炉来烧烤、围聚、取暖、感受幸福。炉火在清晨生起，终日添柴，用的是卢布隆山区采来的橡树枝或是凡图（Ventoux）丘陵地所产的山毛榉。

薄暮时分在狗儿簇拥下回家，我总爱站在山上俯瞰山谷，看农舍屋顶弯曲如丝带的缕缕白烟。这景象让我想到温暖的厨房和汁浓味厚的肉汤，而饥肠辘辘起来。

普罗旺斯的佳肴美点产在夏季：各种瓜类、桃子和芦笋、长笋瓜、茄子、胡椒、蕃茄、蒜泥蛋黄酱、蒸鱼、橄榄沙拉、鳉鱼、鲔鱼、莴苣马铃薯片拌白煮蛋，还有新鲜羊乳酪。这些都是我们在英国餐馆里，盯着菜单上仅有的几样选择时，可想而不可及的回忆。

我们从没想到，普罗旺斯冬季的食物如此丰富，美味可口。



## 美丽的漫长晚宴

冬天的菜肴是乡下食物，结实、长力气、能保暖，让你饱饱地上床。冬天的菜不好看。也许时髦餐馆里用漂亮盘子装的、份量很精美的菜好看，可是天寒地冻的晚上，季风凛烈刺骨，谁愿意出去呀？有天晚上邻居请我们过去吃饭，短短一段路程，我们以赛跑的速度冲过去。

进了人家屋门，壁炉散发的热气立刻雾蒙了我的眼镜。我看见大餐桌上铺着桌布，安放了十个座位；亲戚朋友都观望着我们的到来。电视机在屋子的一角喋喋不休，收音机从厨房里竞相响彻。客人到后，主人把成群的猫狗嘘出门外，一转身，它们又随同下一位客人悄悄进屋了。主人家端了一盘饮料来，给男人喝茴香酒，女人喝甜葡萄酒。满屋子的人都在抱怨天气。有人问，英国有这么冷吗？我回答：只有夏天才会。他们一定没听懂，以为我说的是真的。过了一会儿才有人笑出声来，解了我的围。座位的安排又引发了好一阵争执——我也弄不清他们是争着要坐在我们旁边还是离我们愈远愈好。我们先坐下了。

这是我们永远难于忘怀的一顿饭，或许应该说是好几顿饭；因为其丰盛漫长是我们从未经历过的。